

<<谁主沉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谁主沉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54516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54517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刘剑

页数：36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谁主沉浮>>

内容概要

明朝末年，天下动荡。

后金大汗皇太极欲独霸中原，李自成率农民陕西起事，战火蔓延了大半个中国。

但北京朝廷内，崇祯帝却误听奸言，将一代名将袁崇焕下狱，以通敌罪判处极刑。

已经退休的后部尚书孙承宗持袁崇焕手信来到山海关重新执掌大局，并派遣特使吴三桂奔赴北京解救袁崇焕，由此也掀开了长达十几年间中原大地的风云动荡局势。

在这个大时代的变局中，少年吴三桂与多尔衮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阵营，在各自的导师洪承畴与范文程的引导下，也都迅速地成长起来。

他们的纷乱的战火与纷争中，遭遇了爱情、忠诚、承诺与信仰的重重挑战与抉择，最后为了争夺天下，与草莽英雄李自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。

1644年，因为陈圆圆事件，吴三桂与老对手多尔衮联军，终于在山海关的石河掀起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战争，并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汉人封建王朝的天下。

在历史的滚滚洪流面前，众人的命运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又无一例外，为争夺天下，走上了悲剧的人生历程。

<<谁主沉浮>>

作者简介

刘剑，河北省秦皇岛人。

十七岁发表作品，多年来致力于小说创作与晚明史研究。

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式离婚报告》、长篇社会小说《天使不在线》、长篇历史文献《帝国雄关》、《帝国铁骑》、（台湾版）等。

《天下大势》是其“好看历史小说系列”的开山之作，融厚重的历史内涵、准确的历史交、全新的历史视角及精彩的创作技巧于一身，成为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。

<<谁主沉浮>>

书籍目录

序曲第一部 凌迟第二部 兄弟第三部 美人第四部 战火第五部 屠龙第六部 英雄第七部 命运尾声后记

<<谁主沉浮>>

章节摘录

一支笔在铺开的宣纸上疾走，奋臂挥舞，浓墨泼洒间，一行行大字铁画银钩，跃然纸上：“战守逶迤不自由，偏因胜地重深愁。

荣华我已知庄梦，忠愤人将谓杞忧。

边衅久开终是定，室戈方操几时休。

片云孤朋应肠断，椿树凋零又一秋。

”落于纸面的字强劲有力，在书写者更为强劲的腕力控制下，相互纠结的每个字力透纸背，呼之欲出。

“好字！”

”“好诗！”

”两个声音同时响起，声音来自站在书者身后的两个人。

这两个人，一个身材高大，黑脸膛粗臂膀，另一个身材中等，敦实壮健，全是一等一的壮汉，他们的身体、脸上，都布满了污泥与血渍，似乎刚刚经过了数番血战。

书者将毛笔轻轻地放在桌上，并不转身，但却是对着身后的人说道：“祖大寿、满桂，这诗写于何时，你们可曾记得？”

”两人想都没想，同时说道：“乃一年前袁爷巡视觉华岛时所作。”

”“不错。

当年我在觉华岛上，写下此诗，还有一人也颇为赞赏，并亲自抄写一遍，装裱后送给我挂在厅堂之上。

可后来，我却要了他的命。

你们当时都曾劝我，大敌未退，岂能擅自杀掉大将？

我没有听你们的，始有今日之祸，此时在你们的心中，是否为此心有不甘？

”两个壮汉对视一眼，同声道：“未将不敢。”

”书者转过头来，望着身后的两个人。

虽然写得一手刚劲的字，但他却是一个身材瘦小、皮肤白皙、看起来非常书生的中年男人，与两个壮汉站在一起，颇显虚弱，只是眼中那精光闪烁的眸子中，透着倔强而不屈的光芒。

“有什么话就说，不必吞吞吐吐，祖大寿，你先说。”

”祖大寿微一思索，拱手道：“毛文龙久居皮岛，骄横跋扈，不服将令，贪墨凶残，早已天怒人怨，袁爷杀他，实在是有一万个可以站得住的理由。

至于始有今日大祸一说，未将觉得事实并未如此。

那皇太极绕道喜峰口，自外蒙古避开咱们的宁锦防线直取北京，事实上袁爷您早有预料，只可惜，皇上不听咱们的直言上奏，未曾在重要关口派去一兵一将，始有今日之祸，怎能与袁爷你诛杀毛文龙扯上关系？

朝中若有人因此非议，纯属妄言。

”“好，好。”

”袁爷点点头，又问另一大汉满桂，“满桂，外界多有传言，说你我不合，今日城外一战，你损耗兵马过千，又被我军误射，身中箭伤，你的心里，也不知是否还在怨恨我？

这些我都顾不得了，今日事，我倒也要听你说说。”

”满桂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我老满是个粗人，只知袁爷决定的事，是不会有错的。”

宁锦一战之后，袁爷你的风采已令我老满折服。

什么将帅不合的谣言，咱们是理也不用理他的。

那些费脑子的事我不去想，袁爷只要一声令下，折我一些兵马又如何？

误射了我又如何？

什么劳什子的对与错，我老满连想都懒得想。”

”“好，好，你是粗人，也是直人，但你直人粗人的说法，也自有你的道理。”

当年宁锦一战，咱们以心相交，其实已经是平生知己，今天你精忠报国，不计小恶，足可以见你赤诚

<<谁主沉浮>>

之心。

祖大寿，与满桂相比，你算得上是个足智多谋的智人。

只可惜，直人也好，智者也罢，都无法消退皇上对我的疑心。

今早你们也已经见到了，我们大军在德胜门、广渠门外与皇太极血战一天，死伤者已达六成兵力，而所带的粮草又远远不够了，可是皇上却不让大家进京歇息，自开战始，城门紧闭，如临大敌，连我们都无法进入。

我们这支勤王之师，只怕战得胜那女真人，也过不了自己人这一关。

” 祖大寿与满桂听得此话，面上均有悲愤难抑之色。

满桂拱手道：“袁爷，咱们撤吧！”

人家不待见咱们，何必受这种鸟气？”

” 袁爷微微一笑，看着祖大寿道：“你呢，也是这个想法？”

” “依未将看，现在我们只能派人进城，请孙承宗大帅、钱龙锡大人出面，诉说我们受的委屈。

” 袁爷摇摇头，道：“皇上对我已经起疑，现在出动两位大人，其实于事无补，反而会连累了他们。

边衅久开终是定，室戈方操几时休。

我大明江山，自开创以来，同室相操、干戈相搏之事，从未止绝。

今日皇太极攻入北京城下，我关锦铁骑死伤还是小事，我只怕的是，从此后，借毛文龙被杀、皇太极入口之战，天下复又因为我袁崇焕一人，落入党争纷议之乱，扶持我的孙大人、钱大人，也会因此被卷进这个漩涡之中。

” “他娘的！”

” 满桂怒道，“老子在前线拼死厮杀，他们却在背后暗箭伤人，这仗不打了！”

袁爷，我派一支精兵护你回宁远，北京外城之围，您就交给我和祖大寿两个人罢了。

” 祖大寿道：“满桂话糙理不糙，我看袁爷，这也是个道理。

” “不，这不是个道理。

” 袁崇焕摇头道，“天下虽大，但其实没有我们的退路。

只因为我们自打从军的那一天起，就立志要做一个忠臣，做一个良将，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

我劝勉你们的话，你们可曾忘记了？”

我袁崇焕受大明皇恩，以一介书生成为封疆大吏，位卑尚且不敢忘记国恩，何况现在已经封妻荫子？”

所以，有委屈也好，有误解也好，甚至皇上对我有了杀心也好，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脚步，这一仗我们必须打下去，打下去，不是为了博得个舍生救主的好名声，而是为了我们心中的梦想。

这梦想，历经刀光剑影，风刀霜剑，其实从来没有离我们而去，报效君王，救得百姓，我们为此而战，马革裹尸，死得其所。

” 祖大寿与满桂被袁崇焕慷慨激昂的话语深深感染，同声道：“听大帅的，马革裹尸，死得其所。”

” 正说话间，突然门外有人报，北京城内，有圣旨到。

袁崇焕等人急忙迎接来使，来使是个太监，进得来也不废话，打开圣旨就念：“蓟辽督师袁崇焕接旨。

” 袁崇焕三人跪下，太监念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袁崇焕一心为主，劳苦功高，朕召袁崇焕即刻进宫，平台相会，共商国事，钦此。

” 袁崇焕谢恩，又问道：“稟公公，我的军队连日苦战，车马劳顿，缺衣少吃，伤者惨重，不能医治，可否请圣上开恩，准我军士入城缓冲休养，稍息片刻？”

” 太监道：“圣上特别嘱咐，只准袁崇焕、满桂、祖大寿三人进城，其他人等，一律就地待命。

” 袁崇焕、满桂、祖大寿三人听了这话，眼中难掩失望之情。

满桂腾地站起来，就要说话，祖大寿急忙又将他按下，太监见了假作不知。

袁崇焕问道：“公公请休息片刻，我安顿一下兵马，马上动身。

” 太监道：“不用安顿了，现在就走吧。”

<<谁主沉浮>>

城中已经做好迎督师入城的准备，这就随奴才请吧？

“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”

袁崇焕三人随太监走出大营，出得大营之外，一阵冷风突然袭过，吹得众人全身不禁缩了一下。此时正是十一月，天气阴冷，北京广渠门外，只见几万大军暴露于荒野之中，到处可见伤腿伤臂的士兵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靠在一起，呻吟不断，寒风吹过，吹得旌旗叭叭作响，也吹得众军士的衣袂飘扬不定。

祖大寿难抑心中的悲愤，道：“公公请看，咱十万关锦铁骑，与女真人一战之后只剩下了四成，剩下的人不但人人有伤，且缺衣少饷，若还不赈济，只怕就全都要交待在这里了。”

“太监无言以对，支吾几句道：“皇上晓得，晓得的。”

将军放宽心。

“几人穿过军营，一直走到城门脚下，城上守军见他们来了，从城门之上放下一个用绳子系着的大筐，徐徐降了下来。”

太监向袁崇焕一拱手道：“督师大人，您先请。”

“满桂大怒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开城门？”

你们要用这个东西送大帅上去吗？”

“祖大寿道：“这也太过分了一些。”

“太监道：“督师大人，圣上有旨，敌军环伺，为防不测，只能出此下策。”

请大人体谅大局，此时暂受得一丝委屈，但皇恩浩荡，圣上一定会感念大人之德。”

“袁崇焕凝视着眼前的这个大筐，片刻之后，缓缓走近，抬腿迈了进去。”

祖大寿只觉得内心一阵刺痛，哽咽道：“袁爷，不要去！”

“袁崇焕望着这两人，眼中没有愤懑，透出的却是平和与坚定的神采。”

望着大家，袁崇焕平静地说道：“两年前，皇上在平台召见我，问我几年之内可以平定辽东，我说五年之内就可平辽。”

圣心大悦，赐我尚方宝剑，给我兵权人权，可惜，今日平辽之诺未能兑现，皇太极又打到了城门口，而朝中有人借此非议，又提起我擅自杀掉东江大将毛文龙的旧事，今日平台再会，吉凶难测。”

我袁某已经站在了这些风口浪尖的上，既然身陷是非，再也躲不过去，那所有的功与罪，就由我一人承担着吧。”

“城上守军见袁崇焕进了筐里，下一声令，绞索启动，大筐缓缓升起，蓟辽督师袁崇焕的身体随之缓缓向城上升去。”

“袁爷，不要去啊！”

“祖大寿满眼泪花，在城下喊道。”

但是，袁崇焕的身子已经升了起来，一步步向高高的城头升去，在这个升高的过程中，袁崇焕只见得祖大寿等人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听不见他们的说话，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了。”

突然间，这个身经百战、永不服输、从无败绩的大帅，有种莫名的恐惧与感伤。”

第一部 凌迟 一 公元1629年，是为大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继位的第二年，此时的中原大地，正是群雄逐鹿、国家板荡、人民流离的时刻。”

大明王朝经过二百多年的风雨，积疾难返，日渐衰落，辽东劲敌后金国虎视眈眈，渐成大患，中原各省则是流寇四起，战火不息，内忧外患，一并而发。”

这从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已是十二月临近年关的季节了，北京城内，人人却仍如惊弓之鸟，战战兢兢，全无过年的气象。”

这一年的冬天，来得也比以往更早。”

自十月开始，竟然就下起了小雪，此后两个月间，雪就时常会抽冷子下了起来。”

到了十二月，天冷得更有些异常了。”

这一天傍晚，雪又下了起来，朔风吹处，细雪飘飞，街上冷冷清清，行人寥寥，一片银白掩映于微黯的天气里，分外肃杀。”

北京东城区一带，雪下得似乎更紧一些。”

沿着一条小巷，空旷的路面上，有一顶小轿突然在雪中出现，吱吱声音中，小轿渐行渐近。”

<<谁主沉浮>>

抬轿的是四个壮汉，轿的周围则还有八个人屏声息气，矮着身子跟着行走，这八个人着锦衣，佩腰刀，穿黑色的皂靴，虽然强壮，但行走却杳无声息，且沉默寡言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他们护卫的这顶小轿外饰是用缎面铺就，里层装有厚厚的棉胆，外面虽有风雪，但遮掩严密，人坐进去就如同躲在温暖的棉被里，一丝凉气也渗不进去。

有两个路人见这架势，颇为好奇，窃窃私语：“看这架势吗，像是宫里的人？”

“废话，在东厂胡同，不是宫里的人，敢这么直来直去？”

“我猜轿里的人准是个公公……”轿中有一声轻咳，带刀的锦衣卫士立刻欺身上前，向说话的方向怒视，目光如刀锋凌厉，把两个路人吓得当场呆立，不敢行进。

轿里有个苍老的声音轻轻说道：“算了，还有正事，别和路人为难了。”

锦衣卫士对着轿子躬身道：“路人无知，惊扰了公公大驾，奴才失职！”

轿中人依然轻声轻气地说道：“咱家从来不与草民斗气。”

既然知道他无知，就更不用一般见识了。

几位辛苦，快点到那地方，见着那蛮子，咱们也好早点回家。

第一部凌迟锦衣卫拱手道：“是。”

恭听曹公公教诲。

轿子在东厂胡同绕了几个圈子。

东厂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之上，西至东皇城根南街。

明永乐十八年，明成祖朱棣在这里设立东厂署，从那时起，老百姓私下把这地方称为东厂胡同。

东厂这个组织，尽人皆知。

永乐时设它的目的是刺探“谋逆妖言、大奸大恶”之事，但是在百姓与满朝文武心中，大奸大恶这四个字，多半还是如数奉还给它为妙。

东厂的职能在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之外，办案的基层人员称为番子，直接受提督太监统领，只听皇帝一人之命，可不经审讯调查就能随意抓人，权力之大，无可比拟。

轿子在一处大宅子外停了下来。

这宅子外边平淡无奇，并不巍峨，但门口却涂得黑黢黢的，看起来却深不可测，两个巨型石雕狮子立于两旁，龇牙怒目，一块写有“明察秋毫”的长方形牌匾高悬在房顶，森然之气尽现。

而在这块匾的左侧，还有一块并不大的黑匾，并不醒目，但是上面写的两个字却令人看了无不心惊胆战——“诏狱”。

诏狱也是东厂的特产。

这里关的人，多半原来都是朝中的权贵，一旦犯事，就被番子拿来拘在这里，日夜刑拷，追赃讯问。落在番子们的手里，想活着出去太难了，即使侥幸不死，也要丢半条命，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

轿子在这里停下，带头的锦衣卫想发话，轿中的人说道：“不必扰了他们，我们直接进去吧。”

轿帘掀开，轿中人从里面走下来。

但见他四十多岁年纪，慈眉善目，面色白净，严寒天气，也不见他穿棉衣，只一身粗布衣裳，除了顶上的冠帽看着有些富贵，其他方面也瞅着平淡无奇。

“好雪！”

他轻轻用手在空中拂了一下，抓了一把雪花在手心，“也不知这是祥瑞，还是确有些冤情，你怎么看？”

被他问话的锦衣卫不敢多说，只低头道：“公公明察，公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奴才只听公公的话。”

公公叹口气，道：“不说话的都是聪明人啊！”

这满朝文武，聪明人是越来越多了。

连你们这些小崽子们也想玩他们这一套了？

只不过，你们的话原本就没什么金贵的，他们却是大明的臣子，他们都不说话，都在这里玩小聪明，这天下，还不就乱了去了。

他的话音刚落，门口闪出了一个牢头模样的人，出了门就一跪在地，也不管地上积雪，磕头如捣蒜：“奴才该死，不知曹公公老祖宗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老祖宗赐我一死！”

<<谁主沉浮>>

” 曹公公呵呵一笑：“你不该死。这牢子里的人，该死的多了，不该死的也有不少，你这就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起来吧。

咱家只问你一句，对那个人，你们动了刑否？

” “回公公，遵您嘱咐，小的们等得手痒，也不敢动刑。

” “让他们再痒几天吧。

这刑吗，谁也不许先动，动了的，仔细我砍他的手。

” 一行人径直向诏狱里走去。

这诏狱在外面看着不起眼，但一进去，你就会发现里面原来又深又长，黑糊糊的，只有一些微弱的灯光，勉强可照亮地面。

牢头在前面拿着一个气死风灯，在前面引路，众人穿过一个长长的通道，向下拐了一个弯，里面的光线渐渐就亮了起来。

“将灯灭了。

” 曹公公低咳一声，声音几乎低得杳不可闻。

牢头急忙将灯灭了。

他想，曹公公可能还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见他的。

对于曹公公的话，你只有马上执行，绝不能问三问四，这是规矩。

坏了规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曹公公的低咳似乎是个暗号。

身旁的人变魔术般地拿出一个黑皮套头的大氅，披在了他的身上，从头到脚，曹公公被裹在了一团漆黑之中，再加上本来就微弱的灯光，让他有如一个移动的黑色幽灵，阴森可怖。

过道两旁是排得密密的牢狱，所有的牢狱都如铁箱一般，木笼模样，门口被密密的铁栅栏封死，几乎难见空隙，一把大锁挂在铁栅栏中间，一股股恶臭的味道从里面传过来，令人闻之欲呕。

只听得牢房里一片沉寂，间或有细细的呻吟之声传出，但也并不响亮。

这一条布满牢笼的过道极深极长，一眼都望不到头，一排排牢房排列下去，也不知里面关着多少人。

奇怪的是两边却看不见多少看守的人，狱吏们都不知去了哪里。

走着走着，过道开始向下低着伸出一条路来，越走地势越低，最后似乎来到了地底。

头顶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声，曹公公抬头望去，只见头顶三丈之处，有一排长长的铁壁通道架在那里，俨然是天梯模样，上面光线很弱，有很多狱卒在上面伫立。

看不见他们的模样，只看见相同颜色的鞋底在头顶悬挂，原来看守的人站在这天窗之上，如果不是刚才那一声低微的咳嗽，底下的人根本就不会发现上面有人。

这监狱里的肃然之气，与别处大有不同。

牢头赔笑说：“公公恕罪，不知您远道而来，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回避。

我这就发话，让他们撤了。

” “算了，人家忠于职守，不能因为我来就坏了规矩。

也难为了你，这么大牢子，竟然一点噪声都听不到。

” “公公明鉴，为了怕扰乱公公，我已经将所有人犯的口都用棉布塞上了。

” 曹公公冷冷一笑：“堵住了嘴也堵不住心吧，这些表面工作，还是少做吧。

” 牢头连连点头，不敢再说了。

<<谁主沉浮>>

编辑推荐

明亡清兴，中原大地最后的较量，"三国"逐鹿，风云人物的生死抉择。

最好看的历史，最好看的小说。

大明王朝最后的命运如何收场，大清帝国辉煌的历史何人创造？

大顺王国兴衰的密码谁来破解？

山海关一战，历史如何被改写？

多尔衮、皇太极、吴三桂、李自成、崇祯、陈圆圆、洪承畴.....身处大变局时代的风流人物，又将何去何从？

揭开王朝轮回交替、时空变换的宏伟历史！

<<谁主沉浮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